

铁军中的华侨兵

家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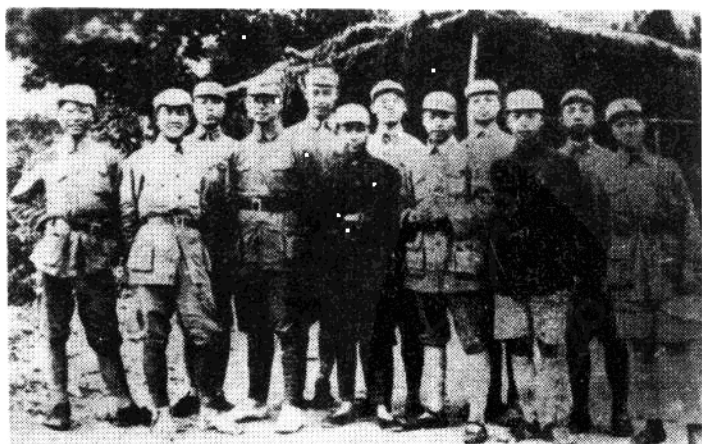
1938年马来亚励古、学余、工余三剧团义演募捐支援祖国抗日，其中不少人先后参加新四军、八路军或东江、琼崖纵队



前排左二陈惠，后排左三王崇新，后排左四庄江生等均为归国参加新四军的华侨青年



右二王跃华，先在延安学习，后分配到新四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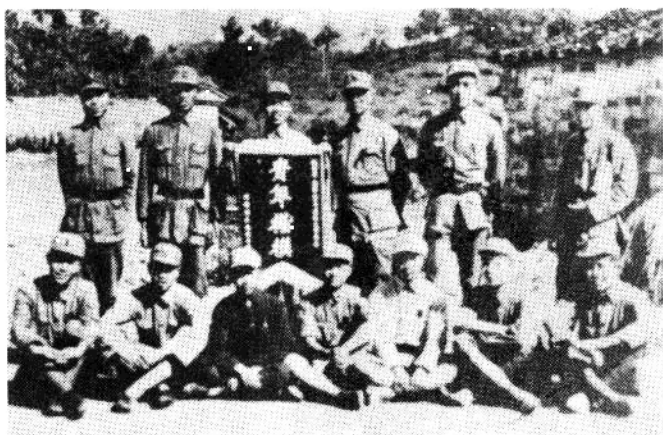


1939年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，当选的11位委员与袁国平主任合影，其中有归侨青年



前排中为陈一星(现上海体委离休干部)

后排左三为陈惠(皖南事变时牺牲)



菲律宾华侨慰劳团向新四军全军青年代表大会赠送的锦旗,后右起陈丕显、李子芳、袁国平、陈惠、朱镜我、黄诚



黄逸峰同志



陈惠烈士
(1937 年秋)



郑克烈士遗照
(1949 年记者在
淮海战役采访时
所摄)



姚 念同志



马仲凡烈士



刘大官同志

序

叶 飞

新四军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家庭比较富裕，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，掌握一门技术，在侨居地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，然后结伴归国；或者因此而不能容忍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，满腔热血地投身抗日战场。有些同志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，给我军的辉煌史册增添了璀璨的篇章。

华侨虽然远离祖国，他们的命运却和祖国的兴衰息息相关。祖国衰弱时备受凌辱，祖国兴旺则可以扬眉吐气，昂首阔步。早在本世纪初，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得到华侨全力支持，正由于他们热爱祖国强大，然而这个愿望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，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早年致力于实业救国，“陈嘉庚橡胶鞋”确也风行一时，但终究为帝国主义殖民经济所挤垮。此路不通！继而倡导教育救国，办起厦门大学，集美学校等，人才辈出而无用武之地，此路又不通！抗战军兴，他全力以赴地从事抗日运动，然而回到重庆观战，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，大失所望。他访问延安后，赞叹道：中国的希望在这里！从此投身民主运动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二座大山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陈嘉庚的道路也是爱国华侨共同的道路。归侨青年大批涌来加入八路军、新四军，原因也在这里。

新四军中归侨青年多，还由于南方红色游击队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福建、广东侨乡与华侨关系千丝万缕；也由于叶挺军

长在南洋华侨中的轰动。中国军队首次去印度，宣传抗战，募集经费、药品和其它物资，这是中国首途出国以来，第一次政治壮举，也是中国军队在海外募集军饷。这个副团驻地处在南、北、东、西、海、陆、空、和铁路地处处，他的外文词汇较为方便，但华侨中大多数人进不来则到不了。因此，他编著《侵华中的华侨反战》一书，甚为必要。

第四军的老战士中，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抗日战争，战争史工作的同志，他们趁身体尚健之时，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，亲自访笔，广集资料，精心筛选，编成了这本写的近百名具有赤子之心的华侨英雄事迹，反映了广大华侨走过的艰苦的民族革命之路，描绘了战争年代那一批华侨英雄在浴血疆场的勇敢英姿，记录了在抗战各条战线上献身、献身的华侨同志的光荣功绩。这是一本对广大华侨青年应给自己后代的最宝贵的赠言，也是华侨先烈、志士们光荣地回答了的一书以无愧的爱国篇章。

此书编成，哪我何事，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到了个世纪，当年的热血青年现已长成了有经验的战士，或已成长为民族英雄，或已领导骨干，他们都不愿再走父辈的不容易路，但我们仍不可记录下父辈的事，做给海外的中学国孩子看，以便他们

《新四军历史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:江 岚 郭加复

编 委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 维 方晓时 刘伯超 任 干 李本文

宋原放 郭正洪 洪荣华 巢 峰 蒋洪斌

《新四军历史丛书》(4)

《铁军中的华侨兵》

主 编:林信泰

副主编:舒志超 刘丹青

特邀编辑:李本文

目 录

人 物 寿 辰

- 历史归来话往事 叶一飞(1)
- 华侨的骄子——李子芹 郑山玉 王 直 汤美琳(15)
- 一生为党 忠贞不屈——黄陂路同志的小传
..... 刘 涛 张希凡等(25)
- 爱国侨领李清泉 林信泰(39)
- 奔往祖国抗日前线
忆菲律宾华侨“劳联会”回国慰劳团
..... 黄一建(42)
- 祖国的呼唤 傅其君口述 林信泰整理(51)
- 富贵于我如浮云 俞昆陈子谷 江上 唐尖锋(57)
- 路,走好! 蔡烈云(62)
- 来到新四军之前 傅伟明(71)
- 我 20 岁的时候 王峰平(75)

浴 血 奋 战

- 功勋卓著的“四十八支队” 陈志超(80)
- 黄山脚下的战斗 黄 然(85)
- 转战敌后 郭 凌(95)
- 回顾海防团的战斗生活 梁 丹(101)

战斗在交通线上	林醒民 (105)
智擒叛徒	郭永绵 (112)
征程追踪	黎 扬 (124)
祖国的女儿——怀念一位华侨女战士	
左秀东口述 姜立华 高少如整理 (131)	
华侨女“法庭”床顽军	宋 三 (142)
真金不怕火炼	陈 夫 (150)

功垂史册

为革命献身的郑克同志	张应谦 (158)
缅怀郑克同志	赖少其 (162)
青年楷模陈惠烈士	
……詹尖锋 陈一呈 赖石昂 陈 虹 林 晖 (168)	
抗日号手——记烈士沈尔七	华 音 (177)
忆李诚烈士	郭永绵 (182)
忆林友映烈士	何 林 毛纪成 (185)
忆王崇新烈士	詹尖锋 庄江生 (190)
马仲凡烈士生平	马 焰 (192)
缅怀归侨林天国同志	范仲云 (194)
缅怀战友刘太官同志	方 征 (199)
党的外交家姚念同志	詹尖锋 郭素文 (207)
附件(一)沈尔七的一封信	(212)
附件(二)陈惠致女友桂玉的信	(213)
附件(三)陈惠致女友许佩和桂玉的信	(219)



访菲归来话往事

叶 飞

1989年1月，我应菲律宾参议院议长萨朗加和众议院议长米拉特的邀请，访问了菲律宾。在菲律宾受到了隆重而热情的接待，特别是菲华各界欢宴更是令人难忘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在接见我时说：“我身上有中国血液，你有菲律宾血液，这说明中菲两国人民之间有亲如一家一样的关系”。她说：“我访问中国时，先到福建祖籍，在祠堂里祭奠祖先；你这次来菲律宾，要重返你的出生地，至松省迪阿旺市，并去祭扫父母的墓地，这是相同的心情和相同的愿望。”

1911年5月，我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一个华侨家庭里，五岁时回国，离开菲律宾正好整整70年了。这次到迪阿旺，市政府把我的出生证找了出来，70年恍如一瞬间，真令人感慨不已！

我的父亲叶孙卫，原是福建省南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，有房二间，地五分，家中一穷二白，加上农村破产，生计无着，新婚几月后，就跟随同乡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。开始做苦工，以后做小买卖，我出生的时候，家境可算得上小康水平了。

菲律宾华裔很多，港口三宝颜就是华人聚居之地，传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到过这里，所以叫“三宝颜”。据明史记

载，福建商販数万人，往往久居吕宋（即菲律宾的一部分）不返，生育子孙。

我父亲到菲律宾后又结了婚，这也是华侨中常见的现象，即在家乡结婚以后，又在侨居国婚娶，所以我有两个母亲。我的生母是迪阿旺人，有个很美丽的名字：明嘉洛·昆比。

我的出生地迪阿旺是个山区小镇，市长告诉我，现有人口是5.5万余，比70年前兴旺多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里是一片片椰林，一座座竹楼，一簇簇黄菊……一当我回到这个山区小镇，走进一座西班牙式的主院，在椰林里徜徉，在草棚饮椰汁，在竹楼里与菲律宾亲友欢聚时，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：“这才是菲律宾！”幼年时，我就住在母亲的竹楼里，竹柱、竹顶、竹甍墙、竹片楼板、竹楼梯，圆溜溜，光滑滑，脱鞋光脚才能登楼，走到楼上就能翻身打滚，真是孩子们的天堂……

大概是长期受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的缘故，当地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受西方影响较深。比方说，菲律宾就不像中国那样“四世同堂”，而是小家庭制，而且妇女与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。我父亲和生母就是各开一个小店，各自独立经营。我母亲有一片椰林，父亲从母亲的椰林里买来椰子打油出售，并兼营杂货。母亲开的是米店，我还记得她自己扛起稻谷到碾坊去碾米的情景。

母亲和父亲不一样，是有文化的妇女，英语很好，来往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。她还教我学了一年英语，所以我回国上学，英文课就很轻松。我小时候活泼好动，调皮捣蛋，母亲却特别疼爱我，可是我5岁便离开生母回国，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。开始还有书信往来，投身革命后，便音信断绝。一直到解放后，才得知父亲在抗日时期就病故了；母亲依然经营小店，但身体已不如前，患高血压症，家计重担由我没有出嫁的大妹

妹主持。我对大妹妹始终怀有感激之情，她献出了青春，分担了母亲的责任。50年代初，突然收到大妹妹来信，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，要宣布破产，但弟妹还在读书，又怕病弱的母亲受刺激，走投无路，希望我能借一笔钱给她。这封信使我很为难。我当时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、省长，还兼军区司令员，却没有钱可以寄给她，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。考虑了几天，我给她回了一封信，告诉她无法寄钱，但可用另外的办法帮助，我要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，由我来负担养家的责任，并供弟妹在国内上学。可是以后没有回音，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渡过的。这一次，弟妹们告诉我，母亲虽然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，政治上的是非还是分得很清的。当时的菲律宾殖民当局知道我和刘存参加中国革命斗争之后，曾经找过母亲的麻烦，母亲很自信地说：“我的子女从来不做坏事，在菲律宾时是这样，在中国一定也是这样，如果他们当共产党，共产党一定是好的。”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当地的反华分子知道叶飞主持福建省党政军工作，又来骚扰她老人家，她反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我儿子是害国共产党的奸细，我却不清楚。他离开我已经30多年了，在旧金山，我很着急。既然你们知道，就请你们把他抓回来。”面对我们母子，她反而说那些家伙无话以对。我生母在旧金山孤独，除家族外约有一二百人，据家人说，母亲为人公正，在当地很受人尊重。

我生母与父亲育葬在纽约公墓地。我走到墓地，一丛黄玉、夏婆草，数簇黄菊，其排列太整齐，一块墓碑着中文：南安、金海、显考等字样，不是父亲的名号。一块是英文的，没有任何装饰，只是母亲的名字和忌日。我和生母的亲属在墓前默哀，献上了黄菊编织的花篮，寄托我70年的追念。

在迪阿旺，我见到弟、妹和弟媳、妹婿、子侄、孙辈……40余人。这是留在菲律宾的，有些已移住洛杉矶、新加坡等地。

我兄弟姊妹共有9人。大哥叶启迪，是家乡的母亲收养；二哥启存，大我两岁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和我一起回国，一起读书，又一起参加革命，和我关系最为密切；我是老三，原名启亨；下面还有四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其中启东幼年时由二哥带回国读书，解放前夕回菲律宾，解放后回来读大学，以后一直在福建工作。其他几个弟妹是在我回国后出生的，一直没有见过，我国和菲律宾建交后，三个弟弟才回国相聚，已经都是上年纪的人了。

我幼年离开菲律宾，不会讲当地话了。启东也不会讲。他说，虽然他在福建解放前夕去菲律宾，但也没有重温菲语的机会。他在华侨学校教书，华侨相约侨生子女在校外讲菲律宾语，在校一律要讲汉语。他住在学校，整天讲汉语，等于在祖国一样。由此可见华侨对祖国眷恋之情。

华侨大多是非常爱国的，虽然封建王朝视华侨为“化外顽民”，但由于我国国力日弱，华人在海外受尽歧视压迫，所以对祖国总是怀着赤子之心，祖祖辈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。我父亲就是这样，从小教育我们不要忘记祖国，不要忘记家乡。他经常对我们弟兄说：“中国人在海外受欺侮，就是因为政府太腐败，所以你们自己要争气。”我刚刚5岁，父亲就带我和二哥回祖国接受教育。

1919年，父亲带着二哥和我回到了故乡——福建省南安县的金淘区深鞍乡古石村。

故乡离闽南古城泉州只有一天路程，山清水秀，但是人多地少，一直是穷乡僻壤。几百年来，不断有人背井离乡，飘洋过

海到南洋谋生。山区人性格强悍，豪爽。明末清初南安出过两个著名人物：郑成功和洪承畴，两人对照鲜明，好像是指明后人走哪一条道路的标记，南安人总是以他们的经历来教育后代。

父亲回到家乡才一个月，就被土匪“绑票”了，好不容易赎回来，就匆匆离乡出国，以后就再不敢回来。从此，我们兄弟俩就由家乡的母亲抚养。

家乡的母亲娘家姓谢，嫁到叶家后一直没有随父亲出国，留在故乡苦撑家业。华侨往往在海外和故乡各维持一个家庭，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总盼望有朝一日“叶落归根”的缘故吧。她没有生育过，我和二哥回到家乡，她就把我们当亲儿子一样来抚养，所以我是由两个母亲抚育成人的。以后我参加革命，开始做地下工作，后来转战南北，就断了音信。一直到了1949年，我率大军南下解放福建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没有主张，十分惊慌，也不知道“解放军的首长叶飞”就是她的儿子。1949年9月，我率军抵达泉州，才把我母亲接来，见面后告诉她老人家：“我就是启亨，叶飞就是我。”她才惊喜交集。以后接到福州和我同住。母亲的晚年总算享了几年清福，1963年病故。我在回忆录中写道：母亲因此“没有跟我一起遭十年动乱的罪。”其实，老人家逝世后也并不安宁，“文革”中以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为后台的福建造反派把封建时代的“挖祖坟”也施展开了，“砸烂”了老人家在福州的坟墓。金淘的人民可不答应，要把遗骨迁葬故乡。造反派千方百计进行刁难，金淘人也讲究策略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叶启存是革命烈士，我们要烈士的母亲！”造反派无言可对，老人家终于归葬古石材。1990年6月，我们一行十一二个儿子、一个儿媳、一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回到南安，在古石材外三四百米的山腰上，祭扫了“叶母谢氏

赛娘之墓”，献上了鲜花扎成的花圈。

我幼年还乡后不久，就被送去读书，先上了半年私塾，念的是《三字经》。那时我还不会家乡的方言，上课什么也听不懂，只见先生排扬顿挫，摇头晃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不觉暗笑起来。这下可闯了祸，挨了先生一顿竹板戒尺。小孩子学说话很容易，大约两三个月时间，我就学会了家乡话，还学会写读一些汉字。

第二年，进了深坑乡完全小学。那个年代，这是一种“新式教育”了。当时的完小还很稀有，毕业后就像考上秀才一般，有人到家中报喜：“贵府少爷读××县完全小学，第×名毕业……”，家里要给人赏钱，放鞭炮，宴请四邻。然而教育不受重视，偏僻山村是不可能办学的，小学也离村子很远。我每天早上带着两块红薯当午饭，沿着山间小路去上学，走累了就在大尖石上休息。上学真不易呀！10多年后，启东也就读于这个学校，半工半读，总算读到了毕业。

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正值第一次大革命的年代。福建沿海开放较早，新思潮的传播较快。我不清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南安革命活动的历史，只知道在我读高小的时候，南安县已经有国民党的区分部和农民协会等组织。人所周知，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，开始主要是在海外活动的，是得到华侨人力支持的。他和广东、福建沿海的三合会关系也很密切，所以南安县很早就有国民党组织并不奇怪。我读书的这个小学有的老师比较进步，是国民党左派，经常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灌输民主革命的思想，使我从小就受到民主、正义、革命、平等、真诚、无畏、牺牲……等清新而又美好的观念的感染。我还记得那时还参加过游行，打着小三角旗，唱着：“打倒列强，打倒列强，除军阀。除军阀……”

我开始获得革命思想的启蒙，是在读高小的时候。有位数学教师叶骥才，是国民党左派，很喜欢我们弟兄俩。那时我们两兄弟功课很好，每次考试第一名和第二名总是我俩轮流占去。叶骥才老师和我们很亲近，经常向我们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。这位叶老师是我幼年时代思想上的启蒙者。他早已退休，住在上海，我到上海常去看望他。去年他已病故了。

华侨最易受到国际政治、经济变化的影响，侨眷生活也就因此而动荡起伏。1925年我和二弟高小毕业了，正赶上国际性的经济危机，也涉及到海外的家庭。父亲写信回来说：家里经济困难，只能供一人上学，另一个到菲律宾帮他经营。叶骥才老师知道这事后，找到我母亲说：“你这两个儿子都是高材生，中途辍学太可惜了，你们是小康人家，还是让两兄弟都继续升学为好。”母亲一向盼望我们两兄弟读书上进，便同意了，又写信给父亲。叶老师自己也给父亲和我生母写了恳切的长信劝说，终于打动了父亲，同意我兄弟一起去考中学。

叶老师建议我们到厦门去投考中山中学。当时厦门有两个中山中学，厦门港中山中学是左派办的，鼓浪屿的中山中学是右派办的。我那时已经大概懂得左派和右派的区别了。当时左派和右派在闽南的斗争很激烈，公开在报纸上争论。叶老师以前在厦门读过书，那里有他的老同学、老朋友，也都是左派。所以他介绍我们兄弟去考厦门港中山中学，并托他的朋友照顾我们。后来才知道，他的朋友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。

我们兄弟俩的功课底子好，到厦门港中山中学考取了插班生，直接从初中二年级读起。我上英文课很轻松，在菲律宾时母亲教过我一年，读《模范英语课本》，第二册就基本上没有